

醒世恒言

敘

六經國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說也、而
尚理或病于艱深、修詞或傷于藻繪、
則不足以觸里耳而振恒心、此醒世
恒言四十種所以繼明言通言而刻

也明者取其可以導愚也通者取其
可以適俗也恒則習之而不厭傳之
而可久三刻殊名其義一耳夫人居
恒動作言語不甚相懸一旦弄酒則
叫號躑躅視塹如溝度城如檻何則

酒濁其神也。然而斟酌有時。雖卑吏部劉太常。未有時時如濫泥者。豈非醒者恒而醉者暫乎。繇此推之。惕孺爲醒。下石爲醉。却啐爲醒。食嗟爲醉。剖玉爲醒。題石爲醉。又推之。忠孝爲

醒而悖逆爲醉○節檢爲醒○而淫蕩爲
醉○耳聾目瞶口順心貞爲醒○而卽聾
從昧與頑用器爲醉○人之恒心亦可
思已○從恒者吉○背恒者凶○心恒心言
恒言○行恒行○入夫婦而不驚○質天地

而無怍、下之巫醫可作、而上之善人
君子聖人亦可見、恒之時義大矣哉、
自昔濁亂之世、謂之天醉、天不自醉、
人醉之、則天不自醒、人醒之以醒天、
之權與人、而以醒人之權與言、言恒

而人恒、人恒而天亦得其恒、萬世太平之福、其可量乎、則茲刻者、雖與康衢擊壤之歌、竝傳不朽、可矣、崇儒之代、不廢二教、亦謂導愚適俗、或有藉焉、以二教爲儒之輔、可也、以明言通

言恒言爲六經國史之輔，不亦可乎？
若夫淫譚褻語，取快一時，貽穢百世，
夫先自醉也，而又以狂藥飲人，吾不
知視此三言者得失何如也。

天啓丁卯中秋隴西可一居士題于

白下之棲霞山房

醒世恒言目次

可一居士評

墨浪主人校

第一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第二卷

三孝廉讓產立高名

第三卷

賣油郎獨占花魁

第四卷

灌園叟晚逢仙女

第五卷

大樹坡義虎送親

第六卷

小水灣天狐詒書

第七卷

錢秀才錯占鳳凰倚

第八卷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

第九卷

陳多壽生死姻緣

第十卷

劉小官雌雄兄弟

第十一卷

蘇小妹三難新郎

第十二卷

佛印師四調琴娘

第十三卷

勘皮靴單證二郎神

第十四卷

西
關、樊、樓、多、情、周、勝、仙、

第十五卷

赫、大、卿、遠、恨、鴛、鴦、絲、

第十六卷

陸、五、真、硬、留、合、色、鞋、

第十七卷

張、孝、基、陳、留、認、舅、

第十八卷

施、潤、澤、灘、關、遇、友、

第十九卷

白王娘忍苦成夫

第二十卷

張廷秀逃生救父

第二十一卷

張淑兒巧智脫楊生

第二十二卷

呂純陽飛劍斬黃龍

第二十三卷

金海陵縱欲亡身

第二十四卷

隋煬帝逸游召謔

第二十五卷

獨孤生歸途關夢

第二十六卷

薛錄事魚服證仙

第二十七卷

李玉英獄中訟冤

第二十八卷

吳衙內鄰舟赴約

第二十九卷

盧太學詩酒傲公侯

第三十卷

李汧公窮郎遇俠客

第三十一卷

鄭節使立功神臂弓

第三十二卷

黃秀才微靈玉馬墜

第三十三卷

十五貫戲言成巧禍

第三十四卷

世世言
一文錢小隙造奇冤

第三十五卷

徐老僕義憤成家

第三十六卷

蔡瑞虹忍辱報仇

第三十七卷

杜子春三入長安

第三十八卷

李道人獨步雲門

第三十九卷

汪大尹火焚寶蓮寺

第四十卷

馬當神風送滕王閣





故有山曰隱隱
中人不負此心人

第一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風水人間不可無

也須陰陽兩相扶

時人不解蒼天意

枉使身心著意圖

話說近代浙江衢州府有一人姓王名奉哥哥姓王名春弟兄各生一女王春的女兒名喚瓊英王奉的女兒名喚瓊真瓊英許配本郡一個富家潘百萬之子潘華瓊真許配本郡蕭別駕之子蕭雅都是自小聘定的瓊英方年十歲母親先喪父親繼歿那王春臨終之時將女兒瓊英托與其弟囑付道我並無子嗣只

有此女，你叫做嫡女看成，待其長成，好好嫁去潘家。你嫂嫂所遺房奩衣飾之類，盡數與之。有潘家原聘財禮，置下庄田，就把與他做脂粉之費。莫負吾言，囑罷。氣絕殯葬事畢，王奉將姪女瓊英接回家中，與女兒瓊真作伴。忽一年元旦，潘華和蕭雅不約而同到王奉家來拜年。那潘豐生得粉臉朱唇，如美女一般，人都稱玉孩童。蕭雅一臉麻子，眼眦齒齦，好似飛天夜叉模樣。一美一醜，相形起來，那標致的越覺美，王增輝那醜陋的越覺泥塗無色。況且潘華衣服炫晃，有心賣富，脫一通換一通。那蕭雅是老實人家，不以

穿着爲事，常言道：佛是金裝，人是衣裝。世人眼孔淺的多，只有皮相，沒有骨相。王家若男若女，若大若小，那一個不欣羨潘小官人美貌，如潘安再出，暗暗地顛唇簸嘴，批點那飛天夜叉之醜。王奉自己也不過，心上好不快活。不一日，蕭別駕辛壬任所薦推奔喪扶柩而回。他雖是個世家累代清官，家無餘積，自別駕死後，日漸消索。潘百萬是個暴富家，事日盛一日。王奉忽起一個不良之心，想道：蕭家甚窮，女婿又醜。潘家又富，女婿又標致，何不把瓊英瓊真暗地兌轉，誰人知道？也不教親生女兒在窮漢家受苦。主意

已定到歸嫁之時，將瓊真克做姪女，嫁與潘家。哥哥所遺衣飾庄田之類，都把他去，却將瓊英反爲己女。嫁與那飛天夜叉爲配。自己薄薄備些粧衣，嫁送瓊英。但憑叔叔做主，敢怒而不敢言。誰知嫁後，那潘華自恃家富，不習詩書，不務生理，專一開賭爲事。父親累訓不從，氣憤而亡。潘華益無顧忌，日逐與無賴小人酒食遊戲，不上十年，把百萬家資敗得罄盡。寸上俱無。丈人屢次周給他，如炭中沃雪，全然不濟。結末迫于凍餒，瞞着丈人，要引渾家去投靠人，家爲奴。王奉聞知此信，將女兒瓊真接回家中養老，不許女婿

上門潘華流落他鄉不知下落那蕭雅勤苦攻書後來一舉成名直做到尚書地位瓊英封一品夫人有詩爲証

目前貧富非爲准

久後窮通未可知

顛倒任君瞞昧做

鬼神昭鑒定無私

看官你道爲何說這王奉嫁女這一事只爲世人但
眼前不思日後只要損入利己豈知人有百算天
只有一算你心下想得滑條碌的一條路天未必隨
你走哩還是平日行善爲高今日說一段話本正與
王奉相反與做兩縣令競義婚孤女這樁故事出在

梁唐晉漢周五代之季其時周太祖郭威在位改元廣順雖居正統之尊未就混一之勢四方割據稱雄者還有幾處共是五國三鎮那五國

周郭威 南漢劉晟 北漢劉晏 南唐李昇
蜀孟知祥

那三鎮

吳越錢鏐 湖南周行逢 荆南高季昌

單說南唐李氏有國轄下江州地方內中單表江州德化縣一個知縣姓石名壁原是撫州臨川縣人氏家裏連家四旬之外養了夫人又無兒子止有八歲

親女月香和一個養娘隨任那官人爲官清正，單喫
德化縣中一口水，又且聽訟明決，雪冤理滯，果然政
簡刑清，民安盜息，退堂之暇，就抱月香坐于膝上，教
他識字，又或叫養娘和他下棋，蹴鞠，百般頑耍，從
旁教導，只爲無娘之女，十分愛惜，一日養娘和月香
在庭中蹴那小小毬兒爲戲，養娘一脚踢起，去得勞
重了些，那毬擊地而起，連跳幾跳，的溜溜滾去，滾入
一個地穴裡，那地穴約有二三尺深，原是埋缸貯水
的所在，養娘手短攬他不着，正待跳下穴中去拾取，
只見石壁道且住，問女兒月香道：「你有甚計較，使毬

兒自走出來。廖月香想了一想。便道有計了。卽牧養
娘去。提過一桶水來。傾在穴內。那毬便浮在水面。再
傾一桶穴中水滿。其毬隨水而出。石壁本是要試女
孩兒的聰明。見其取水出毬。智意過人。不勝之喜。間
話休叙。那官人在任不上二年。誰知命裡官星不現。
飛禍相侵。忽一夜倉中失火。急去救時。已燒損官糧
千餘石。那時米貴。一石值一貫五百。亂離之際。軍糧
最重。南唐法度。凡官府破耗軍糧。至三百石者。卽行
處斬。只爲石壁是個清官。又且火災天數。非關本官。
風災上官部替他分解。保奏。唐主怒猶未息。將本官

刑職要他賠償估價共該一千五百餘兩把家私變賣未盡其半石壁被本府軟監追逼不過鬱成一病數日而死遺下女兒和養娘二只少不得着落牙婆官賣取價償官這等苦楚分明是

屋漏更遭連夜雨

船遲又遇打頭風

却說本縣有個百姓叫做賈昌昔年被人誣陷坐假人命事問成死罪在獄虧石知縣到任審出冤情將他釋放賈昌銜保家活命之恩無從報効一向在外爲商近日方回正值石知縣身死卽往撫尸慟哭備辦衣衾棺木與他殯殮合家掛孝買地營葬又聞得

所欠官糧尚多，欲待替他賠補幾分，怕錢糧干係，不敢開端。惹禍見說小姐和養娘，都着落牙婆官賣。慌忙帶了銀子，到李牙婆家問要多少身價。李牙婆取出硃批的官票來看，養娘十六歲，只判得三十兩。月香十歲，到判了五十兩，却是爲何？月香雖然年小，容貌秀美，可愛養娘不遑，粗使之婢，故此判價不等。買呂竝無吝色，身邊取出銀包，兌足了八十兩紋銀，交付牙婆。又謝他五兩銀子，卽時領取二人回家。李牙婆把兩個身價交納官庫，地方呈明石知縣家。川口變賣都盡，上官只得在別項那移賠補，不在話下。

却說月香自從父親死後沒一刻不啼啼哭哭今日又不認得賈昌是什麼人買他歸去必然落子下賤一路痛哭不已養娘道小姐你今番到人家去不比在老爺身邊只管啼哭必遭打罵月香聽說愈覺悲傷誰知賈昌一片仁義之心領到家中與老婆相見對老婆說此乃恩人石相公的小姐那一個就是伏侍小姐的養娘我當初若沒有恩人此身死于絳繯今日見他小姐如見恩人之面你可另收拾一間香房教他兩個住下好茶好飯供待他不可怠慢後來倘有親族來訪那時近還也盡我一點報効之心不

後東見如
其言

知恩報恩
其言

然之時待他長成就本縣擇個門當戶對的人家一
夫一婦嫁他出去恩人墳墓也有個親人看覷那個
養娘候舊得他伏侍小姐等他兩個作伴做些女工
不要他在外答應月香生成伶俐見賈昌如此分付
老婆慌忙上前萬福道奴家賣身在此爲奴爲婢理
之當然蒙恩人撻舉此乃再生之恩乞受奴一拜收
爲義女說罷卽忙下跪賈昌那里肯要他拜別轉了
頭忙教老婆扶起道小人是老相公的子民這螻蟻
之命都出老相公所賜就是這位養娘小人也就不敢
怠慢何況小姐小人怎敢妄自尊大誓待留在宋家

只當賓客相待。望小姐勿責怠慢。小人夫妻有幸。月香再三稱謝賈昌。又分付家中男女。都稱爲石小姐。那小姐稱賈昌夫婦。但呼賈公賈婆。不在話下。原來賈昌的老婆素性不甚賢慧。只爲看上月香。生得清秀乖巧。自己無男無女。有心要收他做個螟蛉女兒。初時甚是歡喜。聽說賓客相待。先有三分不耐煩了。却減不得石知縣的恩。沒奈何。依着丈夫言語。勉強奉承。後來賈昌在外爲商。每得好綢好絹。先儘上好的。寄與石小姐做衣服穿。比及回家。先問石小姐安否。老婆心下漸漸不平。又過此時。把馬脚露出來了。

但是賈母在家，朝暮夕餐，也還成個規矩。口中假意奉承幾句，但背了賈母時，茶不茶，飯不飯，另是一樣光景了。養娘常叫出外邊，雖差錯使，不容他一刻空閒。又每日間限定石小姐要做若干女工，鍼指還他倘手遲脚慢，便去捉鵝鴨狗口，鞭好不乾淨哩。止是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

養娘受氣不過，稟知小姐欲待等賈公回家告訴他一番。月香斷然不肯，說道：「當初他用錢買我，原不指望他接濟。今日賈婆婆雖有不到之處，却與賈公無干。倘若說他把賈公這段美情都沒了，我與你命薄之。」

人只索忍耐爲上。忽一日賈公做客回家，正撞着養娘在外汲水面龐，比前甚是黑瘦了。賈公道：「養娘，我只教你伏侍小姐，誰要你汲水？」且放着水桶，另叫人來擔罷。養娘放了水桶，動了個感傷之念，不覺滴下幾點淚來。賈公要盤問時，他把手拭淚，怔怔的奔進去了。賈公心中甚疑，見了老婆，問道：「石小姐和養娘沒有甚事麼？」老婆回言：「沒有。」初歸之際，事體多頭，也就閒過一邊。又過了幾日，賈公偶然到近處人家走動，回來不見老婆在房，自往厨下去尋他說話。正撞見養娘從厨下來，也沒有托盤，右手拿一大碗飯，左

手一隻空碗，碗上頂一碟醃菜。葉兒買公有心，閃在隱處看時。養娘走進石小姐房中去了。買公不肯得這飯是誰喫的，一些葷腥也沒有。那時不往廚下，竟悄悄的走在石小姐房前，向門縫裏張時，只見石小姐將這碟醃菜兒過飯心中大怒，便與老婆鬪將起來。老婆道：葷腥儘有，我又不是不捨得與他喫。那丫頭自不來擔，難道要老娘送進房去不成？買公道：我原說過來，石家的養娘只教他在房中與小姐作伴。我家廚下走使的又不少，誰要他出房擔飯？前日那養娘會着兩根淚在外街汲水，我已疑心是必家

中托他難爲了只爲匆匆不曾細問得原來你恁地
無思無義連石小姐都怠慢見教着許多葷菜却教
他喫白飯是甚道理我在家尚然如此我出外時可
知連飯也沒得與他們喫飽我這番回來見他們着
實黑瘦了老婆道別人家了頭那要你恁般疼他養
得白白壯壯你可收用他做小老婆麼賈公道放屁
說的是什麼話你這樣不通理的人我不與你講
自明日爲始我教當面的每日另買一分肉菜供給
他兩口不要在家火中羹帳省得牽了你的口食你
又不歡喜老婆自家覺得有些不是口裏也會含糊

糊的。哼了。幾句。便不言語了。從此賈公分付當值的。每日肉菜。分做兩分。却叫厨下丫頭們各自安排。送飯。這幾時。好不齊整。正是

人情若比初相識

到底終無怨恨心

賈昌因牽掛石小姐。有一年多不出外經營。老婆却也做意修好。相忘于無言。月香在賈公家。一住五年。看看長成。賈昌意思。要審訪個好主兒。嫁他出去了。方纔放心。自家好出門做生理。這也是賈公的心事。背地裡自去勾當。曉得老婆不賢。又與他商量。怎的若。是。委巧。賄賂些批食。嫁出去了。可不乾淨。何期姻緣。

不偶，內中也有緣故，但是出身低微的賈公，又怕辱
莫了石知縣，不肯俯就，但是略有些名目的，那個肯
娶百姓人家的養娘爲婦，所以好事難成。賈公見如
事不就，老婆又和順，家中供給，又立了常規，捨不
得陪閑生意，只得又出外爲商，未行數日之前，預先
叮嚀老婆，有上來次，只教好生看待石小姐，和養娘
兩口，又請石小姐出來，再三撫慰，連養娘都川許多
好言安插，又分付老婆道：「他骨氣也，比郎重幾百分
哩，你切莫慢他。若是不依我言語，我回家時，就不與
你認夫妻了。」又喚當直的和廚下丫頭，都分付過，

方纔出門

臨岐費盡叮嚀語

只爲當初受德深

却說賈昌的老婆一向被老公在家作興石小姐和養娘心下好生不樂沒奈何只得由他受了一肚子的腌臢昏悶之氣一等老公出門三日之後就使起家主母的勢來尋個茶運飯晏小小不是的題目先將厨下丫頭試法連打幾個巴掌罵道賤人你是我手內用錢討的如何恁地托大你恃了那個小主母的勢頭却不用心伏侍我家長在家日縱容了你如今他出去了少不得要還老娘的規矩除却老娘外

那個該伏侍的、要飯喫時、等他自擔、不要你們獻勤、却擔誤老娘的差使、罵了一回、就乘著熱鬧中、與過當直的分付、將賈公派下、另一分肉菜錢乾折進來、不要買了當直的不敢不依、且喜月香能甘淡薄、全不介意、又過了此時、忽一日、養娘擔洗臉水、遲了些、水已涼了、養娘不合哼了一句、那婆娘聽得了、特地叫來發作道、這水不是你擔的、別人燒着湯、你便胡亂用些罷、當初在牙婆家、那個燒湯與你洗臉、養娘耐嘴不佳、便回了幾句言語、道、誰要他們擔水燒湯、我又不是不會擔水過的、兩隻手也會燒火、下次我

白擔水自燒不費。下姐姐們力氣便了。那婆娘提
醒了他當初曾擔水過這句話便罵道小賤人你當
先擔得幾桶水便在外邊做身做分哭與家長知道
連累老娘受了百般嘔氣今日老娘要討個帳兒你
既說會擔水會燒火把兩件事都交在你身上每日
常用的水都要你擔不許缺乏。見火都是你燒若是
難爲了柴老娘却要計較且等你知心知意的家長
回家時你再啼啼哭哭告訴他便了。也不怕他題了
老娘出去。月香在房中聽得賈婆發作自家的丫頭
慌忙移步上前萬福謝罪招稱許多不是。叫賈婆莫

惟養娘道果是甥子不是了，只求着小姐面上不要
 計較。那老婆愈加忿怒，便道：「什麼小姐？小姐是小姐，
 不到我家來了。我是個百姓人家，不曉得小姐是什
 麼品級，你動不動把來壓老娘。老娘骨氣雖輕，不受
 人壓量的。今日要說個明白，就是小姐也說不得費
 了大錢討的，少不得老娘是個主母，賈婆也不是你
 叫的。月香聽得話，不投機，含着眼淚，自進房去了。那
 婆娘分付厨中，不許叫石小姐，只叫他月香名字。又
 分付養娘，只在厨下專管擔水燒火，不許進月香房。
 中月香若要飯喫時，得他自到厨房來取。其夜又叫

丫頭搬了養娘的被窩到自已房中去。月香坐個更
 深，不見養娘進來，只得自已閉門而睡。又過幾日，那
 婆娘喚月香出房，却教丫頭把他的房門鎖了。月香
 沒了房，只得在外面盤旋。夜間就同養娘一鋪睡。睡
 起時，就叫他拿東拿西，後使他起來，在他矮簷下，怎
 敢不低頭。月香無可奈何，只得伏低伏小。那婆娘見
 月香隨順了，心中暗喜，驕地開了他房門的鎖，把他
 房中搬得二空。凡丈夫一向寄來的好綉好段，曾做
 不曾做得，都遷人自己箱籠，破窩也收起了。不還他。
 月香暗暗叫苦，不敢則聲。忽一日，賈公書信回來，又

肯許多東西與石小姐書中囑付老婆好生看待不
久我便回來那婆娘把東西收起思想道我把石家
兩個丫頭作賤勾了丈夫回來必然廝鬧難道我惧
怕老公重新奉承他起來不成那老亡人把這兩個
瘦馬養着不知作何結束他臨行之時說道若不依
他言語就不與我做夫妻了一定他起了什麼不良
之心那月香好副嘴臉年已長成倘或有意留他也
不見得那時我爭風喫醋便遲了人無遠慮必有近
憂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他兩個賣去他方老亡人
回來也只一推併得廝鬧一場罷了難道又去贖他

回來不成好計好計正是

眼孔淺時無大量

心田偏處有好謀

當下那婆娘分付當直的與我喚那張牙婆到來我有話說不一時當直的將張婆引到賈婆教月香和養娘都相見了却發付他開去對張婆說道我家六年前討下這兩個丫頭如今大的忒大了小的又嬌嬌的做不得生活都要賣他出去你與我快尋個主兒原來當先官賣之事是李牙婆經手此時李婆已死官私做媒又推張婆出尖了張婆道那年紀小的正有個好主兒在此只怕大娘不肯賣婆道有甚不

肯張婆道就是本縣大尹老爺覆姓鍾離名義壽春人氏親生一位小姐許配德安縣高大尹的長公子在任上行聘的不日就要來娶親了本縣嫁裝都已備得十全只是缺少一個隨嫁的養娘昨日大尹老爺喚老媳婦當官分付過了老媳婦正沒處尋宅上這位小娘子正中其選只是異鄉之人怕大娘不捨得與他賞發想道我正要尋個遠方的主顧來得正好況且知縣相公費了人去丈夫回來料也不敢則聲便道做官府家的陪嫁勝似在我家十倍我有什麼不捨得只是不要虧了我的原價便好張婆道原

價許多買婆道十來歲時就是五十兩討的如今飯
錢又弄一主在身上了張婆道喫的飯是美不得帳
這五十兩銀子在老媳婦身上買婆道那一個老丫
頭也替我賣個人家便好他兩個是一夥兒來的去
了一個那一個也賣不家了況且年紀一二十之外
又是要老公的時候留甚麼張婆道那個要多少
身價買婆道原足三十兩銀子討的才婆道粗貨兒
直不得這許多若見減得一半老媳婦到有個外甥
在身邊三十歲小老媳婦原許下與他娶一房妻小
的因手頭不寬展抵下去這倒是雌雄一對兒買婆

道既是你的外甥便讓你五兩銀子張婆道連這小
娘子的媒禮在內讓我十兩罷買婆道也不爲大事
你且說合起來張婆道老媳婦如今先去回復知縣
相公若講得成時一手交錢一手就要交貨的賈婆
道你今晚還來不張婆道今晚還要與外甥商量來
不及了明日早來回話多分兩個都要成的說罷別
去不在話下却說大尹鍾離義到任有一年零三個
月了前任馬公是頂那石大尹的缺馬公陞任去後
鍾離義又是頂馬公的缺鍾離大尹與德安高大尹
原是銅同鄉高大尹生下二子長曰高登年十八歲

次日高升年十六歲這高登便是鍾離公的女婿原來鍾離公未曾有子止生此女小字瑞枝方年二十七歲選定本年十月望日出嫁此時九月下旬吉期將近鍾離公分付張婆急切要尋個陪嫁張婆得了賈家這頭門路就去回復大尹大尹道若是人物好時就是五十兩也不多明日庫上來領價晚上就要過門的張婆道領相公鈞旨當晚回家與外甥趙二商議有這相應的親事要與他完婚趙二先歡喜了一夜次早趙二便去整理衣箱準備做新郎張婆在家中先湊足了二十兩身價隨即到縣取知縣相公

鈞帖到庫上兌了五十兩銀子。來到賈家，把這兩項銀子交付與賈婆，分疏得明明白白。賈婆都收下了。少頃，縣中差兩名皂隸，兩個轎夫，擡着一頂小轎，到賈家門首停下。賈婆初時都不通，月香繞得幾圈，竟打發他上轎。月香正不知放他那裡去，和養娘兩個，叫天叫地放聲大哭。賈婆不管三七二十一，和張婆兩個，你一推我一撥，攪他出了大門。張婆方纔說明小娘子不要啼哭了。你家主母將你賣與本縣知縣相公處做小姐的，陪嫁此去，好不富貴。官府衙門不是耍處。事到其間，哭也無益。月香只得收淚上轎，而

去轎夫擡進後堂月香見了鍾離義還只萬福張婆
在傍道這就是老爺了須下個大禮月香只得磕頭
立起身來不覺淚珠滿面張婆教他拭乾了淚眼引
入私衙見了夫人和瑞枝小姐問其小名對以月香
夫人道好個月香二字不必更改就發他伏侍小姐
鍾離公厚賞張婆不在話下

可憐宦室嬌香女

誰作閨中使令人

張婆出衙已是門牌時分再到賈家只見那養娘止
思想小姐在厨下痛哭賈婆對他說道我今把你嫁
與張媽媽的外甥一夫一婦比月香到勝幾分莫要

紀野一出
何奇今人
引注

悲傷了張婆也勸慰了一番趙二在混堂內洗了個
淨浴打扮的帽兒光光衣衫簇簇自家提了一碗燈
籠前來接親張婆就教養娘拜別了買婆那養娘原
是個大膽張婆扶着步行到家與外甥成親話休絮
煩再說月香小姐自那日進了鍾離相公衙內次日
夫人分付新來婢子將中堂打掃月香領命携帚而
去鍾離義梳洗已畢打點早衙理直步出中堂只見
新來婢子呆呆的把着一把掃帚立于庭中鍾離公
暗暗稱恠情地上前看時原來庭中有一個土穴片
香對了那穴汪汪流淚鍾離公不解其故走入中堂

喚月香上來問其緣故月香愈加哀泣口稱不敢
離公再三詰問月香方纔收淚而言道賤妾幼時父
親曾于此地教妾蹴毬爲戲誤落毬于此穴父親問
妾道你可有計較使毬自出于穴不須拾取賤妾答
云有計卽遣養娘取水灌之水滿毬浮自出穴外父
親謂妾聰明不勝之喜今雖年久尚然記憶覩物傷
情不覺哀泣相公俯賜矜憐勿加罪責鍾離公大
驚道汝父姓甚名誰你幼時如何得到此地須細細
說與我知月香道妾父姓石名信六年間在此作縣
只爲大火燒舍朝廷將父革職勒令倍償父親病辭

而死有司將妾和養娘官責到本縣賈公案賈公向
被冤繫蒙我父活命之恩故將賤妾甚相看待撫養
至今因賈公出外爲商其妻不能相容將妾轉賣于
此只此實情並無欺隱

一 今朝訴出衷腸事

鐵石人知也淚垂

鍾離公聽罷正是鬼死狐悲惡傷其類我與石壁一
般是個縣尹他只爲遭時不幸遇了天災親生女兒
就淪于下賤我若不問不見到也罷了天教他到我
衙裡我若不扶持他同官體面何存石公在九泉之
下以我爲何如人當下請夫人上堂就把月香的來

夫人亦賢

歷細細叙明夫人遺似這等說他也是个縣令之女
豈可賤婢相看目今女孩兒嫁期又逼相公何以處
之鍾離公道今後不要月香服役可與女孩兒姊妹
相稱下官自有處置即時修書一封差人送到親家
高大尹處高大尹拆書觀看原來是求寬嫁娶之期
書上寫道

婚男嫁女雖父母之心舍已成入乃高明之事近
因小女出閣預置嬌婢月香見其顏色端麗舉止
安詳心竊異之細訪來歷乃知卽兩任前石縣令
之女石公廉吏固倉火失官喪服女亦官貴轉展

售于寒家同官之女猶吾女也此女年已及笄不
惟不可屈爲媵婢且不可使吾女先此女而嫁僕
今急爲此女擇婿將以小女薄奩嫁之令耶姻期
少待改卜特此拜懇伏惟情諒鍾離義頓首
高大尹看了道原來如此此大者之事吾奈何使鍾
離公獨擅其美卽時回書云

鸞鳳之配雖有佳期狐兔之悲豈無同志在親翁
旣以同官之女爲女在不佞寧不以親翁之心爲
心三復示言令人悲惻此女靡吏亂無慙悶
願親家卽賜爲兒婦以踐始期令愛別選高門庶

幾兩便肯遂角玉耻。獨爲君子侯。今者願分親翁之誼。高原頓首。

使者將回書呈與鍾離公看了。鍾離公道。高親家願娶孤女。雖然義舉。但吾女他兒久已聘定。豈可更改。還是從容待我嫁了石家小姐。然後另備粧奩。以完吾女之事。當下又寫書一封。差人再達高親家。高公開書讀道。

娶無依之女。雖屬高情。更已定之婚。終非正道。小女與令郎久諧鳳卜。作振鸞鳴。在令郎停妻而娶。妾已違古禮。使小女舍婿而求。恐難免人非。請君

三思必從前議義惶恐再拜

高公讀畢嘆道我一時思之不熟今聞鍾離公之言
慚愧無地我如今有個兩盡之道使鍾離公得行其
志而吾亦同享其名萬世而下以爲美談卽時復書
云

以女易女僕之慕誼雖殷停妻娶妾君之引禮其
正僕之次男高升年方十七尚未締姻今愛歸我
長兒石女爲我次子佳兒佳婦兩對良姻一死一
生千秋高誼粧奩不須求備時日且喜和同伏冀
俯從不須改卜原惶恐再拜

鍾離公得書大喜道如此處分方爲雙美高公義氣真不愧古人吾當拜其下風矣當下卽與夫人說知將一副粧奩剖爲兩分衣服首飾稍稍增添二女一般竝無厚薄到十月望前兩日高公安排兩乘花花細轎笙簫鼓吹迎接兩位新人鍾離公先發了嫁裝去後隨喚出瑞枝月香兩個女兒教夫人分付他爲婦之道二女拜別而行月香感念鍾離公夫婦恩德十分難捨號哭上轎一路行自不必說到了縣中恰好湊着吉日良時兩對小夫妻如花如錦拜堂合卺高公夫婦歡喜無限正是

是史何曾
受斯

百年好事從今定

一對姻緣天上來

再說鍾離公嫁女三日之後夜間忽得一夢夢見一位官人幞頭象簡立于面前說道吾乃月香之父石壁是也生前爲此縣大尹因倉糧失火賠償無措辭辭而亡上帝察其清廉憫其無罪勒封吾爲本縣縣隍之神月香吾之愛女蒙君高誼拔之泥中成其美眷此乃陰德之事吾已奏聞上帝君命中本無子嗣上帝以公行善賜公一子昌大其門君當致身高位安享遐齡隣縣高公與君同心願娶孤女上帝嘉悅亦賜二子高官厚祿以酬其德君當傳與世人廣行

方便。切不可凌弱暴寡。利己損人。天道昭昭。纖毫洞
察。說罷再拜。鍾離公答拜起身。忽然踏了衣服前幅。
跌上一交。猛然驚醒。乃是一夢。即時說與夫人知道。
夫人亦嗟呀不已。待等天明。鍾離公打轎到城隍廟。
中焚香作禮。捐出俸資百兩。命道士重新廟宇。將此
事勒碑。廣諭眾人。又將此夢備細寫書報與高公知
道。高公把書與兩個兒子看了。各各驚呀。鍾離夫人
年過四十。忽然得孕生子。取名天賜。後來鍾離義歸
宋。任至龍圖閣大學士。壽享九旬。子天賜爲大宋狀
元。高登高升。俱仕宋朝。官至卿宰。此是後話。且說賈

昌在客中不久回來不見了月香小姐和那養娘謝
知其故與婆娘大鬧幾場後來知得鍾離相公將月
香爲女一同小姐嫁與高門賈昌無處用情肥銀二
十兩要贖養娘送還石小姐那趙二恩愛夫妻不忍
分拆情願做一對投靠張婆也禁他不住賈昌領了
趙二夫妻直到德安縣稟知大尹高公高公問了簡
細進衙又問媳婦月香所言相同遂將趙二夫婦收
留以金帛厚酬賈昌賈昌不受而歸從此賈昌惱恨
老婆無義立誓不與他相處另招一婢生下兩男此
亦作善之報也後人有詩歎云

人家要娶擇高門
誰肯屈全孤女婚
試看兩公陰德報
皇天不負好心人